

唐中宗李显：“慈父”酿成悲剧

从“裹儿”到“百鸟裙公主”

《太平广记》中，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：唐中宗李显的女儿安乐公主贪图享乐，命人收集上百种珍稀鸟类的羽毛，做成一条异常华丽的羽毛裙，一时成为长安的焦点。

再对照其他史料，果然在《资治通鉴》里找到了更详细记载：安乐公主这条裙子，不光价值连城，“直钱一亿”（《资治通鉴·唐纪二十五》），且编织极其考究，上面所有花卉鸟图案都如米粒般大小。更神奇的是，无论是正面看还是侧面看，日光下看还是在阴影中看，裙子颜色都不一样。这样古今罕见的珍品，自然在上层社会中引起了轰动效应。王公贵族们纷纷效仿，以至于“山林奇禽异兽，搜山荡谷，扫地无遗”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二二六），直到开元年间，唐玄宗厉行节俭，此风才告停止。

形成鲜明反差的是，安乐公主刚出生时，父母生死难料，朝不保夕。父亲李显虽是女皇武则天的儿子，贵为庐陵王，却处在颠沛流离中，处境窘迫，只能脱下衣服给小女儿裹起来。因此，他给女儿安乐公主取小名“裹儿”（《旧唐书·后妃传上》）。出生时可怜兮兮的“裹儿”，为什么成为了奢靡至极的“百鸟裙公主”？这种奢靡，又带来了怎样可怕后果？这还要从她的父亲李显说起。

母亲压制 妻女安慰

女儿刚出生时，可以脱下衣服作为襁褓；女儿长大，自己贵为天子，自然要让她穿上最华贵的“百鸟裙”。唐中宗的舐犊之情，透过厚厚的史册，依然明明白白地传递了出来。

作为父亲，李显对女儿慈爱甚至骄纵，但作为皇帝，他却是怯懦而庸碌。回顾李显的生平和整个唐周鼎革的历史能够发现，唐中宗的庸碌怯懦有着深刻的家庭原因，尤其是母亲武则天的压制。

李显十一岁时，就以勇毅的性格得到父母和朝臣的认可，受封为“英王”。此后由于高宗久困风疾，不能理事，大权落在武则天手中。而曾经勇毅的李显却在母亲的压制下，慢慢变得怯懦。其中最直接的因素，就是两个哥哥的死于非命。

唐高宗和武则天的长子李弘、次子李贤皆聪明睿智、仁爱有礼，先后成为太子，但都不见容于权欲熏天的母亲，被一一赐死。眼见两个哥哥在登顶皇位的最后一步夭折，太子宝座如击鼓传花般传到李显手里，这让他格外紧张恐惧。

虽然李显当上傀儡皇帝，最终还是忤逆了母亲意愿，被拉下皇位，赶到房州，开始了十五年的流放生涯。而大权独揽、一手遮天的母亲又把弟弟李旦的皇位废黜，建立起女主临朝、空前绝后的武周王朝。

唐周鼎革之后，武三思、武承嗣等武氏宗亲位列机枢、权势熏天，大有继承女皇衣钵之势，而李唐宗室成员无论男女老幼，几乎被武则天连根拔起、斩尽杀绝。硕果仅存的李显、李旦空顶着皇嗣的名头，面对“官吏多无礼度”的虐待只能默默忍受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等来了母亲的一杯毒酒。

这些无疑都给李显带来了莫大的心理冲击，也让他逐渐懦弱犹疑，在精神上更加倚仗身边的亲人，特别是与自己相濡以沫的妻子韦氏。

韦氏出身京兆韦氏。韦氏是长安附近的豪族，唐朝三百年，仅宰相级别的高官就有数十位。虽出于名门，但韦氏对漂泊无依的李显始终情深义重、不离不弃，给了他莫大的心理安慰。史载，李显整日胆战心惊，每当听说武则天派使臣前来就闹着自杀，韦氏都会想办法制止，还安慰他：“祸福无常，宁失一死，何遽如是！”李显感动之余，向妻子赌咒发誓：“如果有一天我们能重见天日，我一定让你为所欲为，不会禁止你的。”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小女儿安乐公主的诞生也给了这个小家庭

带来一缕难得的温馨。就这样，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，李显把最大的关怀和情感都给予了妻子韦氏和女儿“裹儿”，度过了最为苦闷而危险的时刻。

但同时，李显也渐渐迷失了自己，忘记了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，把对妻子和女儿的爱护变成了溺爱，在家庭教育中缺失了必要的监督训责，也为未来一家人的悲剧埋下了伏笔。

纵恶养奸 种下苦果

武则天圣历元年三月，在李昭德、魏元忠、狄仁杰等一千唐朝旧臣的努力劝说下，年事已高的武则天终于同意重新选定自己的儿子李显作为接班人，李显这才结束了囚徒般的生活，和家人一起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朝堂中央。

不久，李显就被立为太子。而宰相张柬之、桓彦范等五位朝臣很快就联络禁卫军，发动“神龙政变”，进宫诛杀了祸乱朝廷的佞臣张昌宗、张易之兄弟，逼迫武则天禅位于李显，唐朝终于复辟成功。

但令人遗憾的是，除了恢复唐朝的国号和各种制度，将武则天更改的郊庙、社稷、陵寝、百官、旗帜、服色、文字尽皆改回唐朝旧制，李显没有什么令人称道的施政举措。

他放纵自己和家人享乐，史书上多次记载李显把堂堂皇宫变成了街市，让宫女太监们扮作小贩，让公卿大臣们扮作客商，“小贩”和“客商”口角吵闹，李显和韦皇后则饶有兴致地围观，流连忘返。此外，李显还和近臣学士们整日游宴雅集、谈歌论曲，似乎要把失去的快乐时光和荣华富贵都补回来。

有这样的丈夫和父亲做榜样，又有从前任自己为所欲为的承诺，韦皇后和安乐公主自然争先恐后地揽权纳贿、纵情享乐。武则天时期的宠臣宗楚客、上官婉儿等人看出了苗头，竭力巴结，盘踞在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旁边，迅速形成了一个新的利益集团。他们卖官鬻爵、请托受贿，积聚了大量财富，也把武则天逊位后百废待兴的朝堂搞得乌烟瘴气。

当时官员选拔任用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，通常要经过中书、门下两省的提名审核，再经皇帝敕令才能生效。但这个利益集团却能绕过这一制度要求，直接将委任状封好下发，作为官员任命的凭据。由于这些官员并没有经过正规审核，中宗也自知理亏，所以委任状是斜着封好，因此这种官员被嘲讽为“斜封官”。据史料记载，当时无论是引车卖浆者流，还是奴婢屠夫，只要花三十万钱，就能得到这样一纸“斜封墨敕”，成为朝廷认可的官员。一时间，各地“斜封官”达到数千，贪腐奢靡之风甚嚣尘上。

在这一过程中，安乐公主尤其骄横。她和姊妹长乐公主“竞起第舍”，彼此炫耀奢侈华丽，还向父亲指名要将京城的昆明池据为己有。中宗李显还多少有点以民为本的念头，以昆明池关系百姓捕鱼生计为由拒绝了女儿的要求。“公主不悦”，立刻夺占民田开挖成湖，并取名“定昆湖”，堂而皇之地和父亲叫起板来。而百鸟裙的故事，不过是安乐公主荒唐生活的一个缩影。

不仅在生活上穷奢极欲，韦后和安乐公主母女在政治上也是野心勃勃。作为女性，武则天登上最高权力宝座长达半个世纪，甚至称帝建国，这给了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以极大的心理震撼，也刺激了她们的权力欲望。

著名的才女上官婉儿在武则天时期就颇受信任，执掌宫中机要，“明习吏事”，同时与武则天的侄子、当时炙手可热的梁王武三思有染。敏锐的政治嗅觉让她很快发现了韦皇后母女的野心，以及皇帝中宗的软弱无力。她随即投靠了韦皇后，成为她们卖官鬻爵、把持朝政的急先锋。上官婉

儿还当起了政治掎角，把武三思引荐给了韦皇后。就在韦皇后与武三思勾搭成奸的同时，安乐公主也嫁给了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，这也标志着武韦联手，势力更加庞大。

对于李唐王朝面临的再次被颠覆的风险，中宗李显却浑然不知、听之任之，甚至在韦皇后和武三思在御床上玩双陆棋时，李显都在一边点筹计数，一时间丑声遍于内外，失尽了天下人心，也为后面的悲剧留下了隐患。

见时机日渐成熟，上官婉儿开始撺掇韦皇后母女染指皇权。韦皇后暗中使人妄称自己的衣箱有五色云起，鼓噪自己女皇再世的社会舆论。中宗李显不仅没有警醒，反而命令宫中画师绘制出五色云起的场面，并“出示于朝，乃大赦天下”（《旧唐书·后妃传上》），如此一来，继武则天之后，另一个女皇帝呼之欲出。

安乐公主也不甘寂寞，不仅对正牌太子李重俊颐指气使，“或呼为奴”，还直接向父亲提出要求，废掉李重俊的太子之位，立自己为“皇太女”。虽然李显并没有答应，但也没有加以斥责。得到鼓励的安乐公主更加肆无忌惮，骄横跋扈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甚至常常自己草拟诏旨，然后把内容盖住，让父亲签字盖章。而这种匪夷所思的行为，李显居然“笑而从之，竟不省视”。

此时此刻，李显忘记了，即使是一个普通父亲，这样的溺爱也早已超出了必要限度；更别说是作为天子，自己的所作所为更加助长了妻子和女儿的权欲，让她们更加野心勃勃、忘乎所以。加上一些奸佞小人见缝插针，上下其手，几乎要重演武则天当政的历史。

亲人反目 为时已晚

在这种极不正常的家庭关系和权力结构中，太子李重俊的不安全感逐渐加剧。他担心自己的皇储地位被母亲和妹妹夺走，终于在神龙三年七月发动兵变，杀死了武三思和武崇训。但他最大的目标，韦皇后、安乐公主和上官婉儿却潜逃入宫，在她们劝说下，毫无主见的中宗李显下令将儿子李重俊诛杀。

太子被杀，让朝臣和百姓对中宗一家的统治彻底失望，对韦后母女的愤怒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。同时，一直被当枪使的中宗也逐渐醒悟，对韦后母女的阴谋有所防范，但为时已晚。

唐中宗景龙四年，公元710年六月，唐中宗李显满心欢喜地接过了妻子韦皇后、女儿安乐公主送来的肉饼——他不知道，这个热腾腾的肉饼已经被妻女下了剧毒。吃完之后，唐中宗便毒发崩于神龙殿（《资治通鉴·唐纪二十五》），走完了自己五十五岁命途多舛的人生。在母亲生杀予夺的威严下苟活下来的中宗，最后竟然死在自己钟爱的妻女手中——正是由于中宗为君不慎、为夫不尊、为父不严，才酿成了如此苦果。

阴谋并未终结，韦皇后加快了夺取天下的步伐，她急忙安排韦氏宗亲和心腹将领掌握京城防卫，但被一直冷眼旁观局势、早已谋划部署的相王李旦之子李隆基捷足先登。这年六月庚子，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又一次发动政变，将为祸多年的韦皇后、安乐公主、上官婉儿、宗楚客等集团成员一并诛杀。随后他们逼中宗之子李重茂逊皇位于相王李旦，至此，中宗李显一家的悲剧命运才算是画上一个句号。

历经两次血腥政变，中宗李显家族的四名重要成员，皇后韦氏、女儿安乐公主、太子李重俊，当然还有李显自己都死于非命。而与之牵连被一同诛杀的朝臣将领更是不计其数。这一切恶果，都成了李显性格懦弱、治家不严的严重后果和深刻佐证。

来源：北京晚报